



柿事

王士龙

金风送爽,秋意渐浓,眨眼间,霜降临近。生长在闽南,我一直以为,如果闽南的秋天是斑斓的,那它必定属于秋天的柿树;如果节气和物候能配得天衣无缝的,那一定是霜降的柿子!看着枝头硕果累累的柿子,我不由想起了秋天的那些往昔和柿事。

凉露惊秋,闽南真正的秋天才会姗姗来迟,仿佛一夜之间,柿子就完成由橘绿到橙黄的华丽转变,零星出现翻红的早熟柿果。柿红果熟鸟先知,苦等了一年的鸦雀们早已迫不及待,天一亮就不请自来,抢先下嘴品尝。看着地上不时被鸟儿啄食掉落的果皮,人们跃跃欲试,找出大大小小的竹匾洗净,掐着指头算着日子,等待霜降的到来。孩子们这时候也没有闲着,成天忙着和鸟儿比眼力,抢收刚被鸟儿啄食的柿果。鸟口夺食虽然有趣,但这秋天第一口柿子的味道其实乏善可陈,涩味难当。“柿子霜红满树鸦”,对于孩子们的恶作剧,鸟儿们也并不着急,依然每天前来巡查,好像它们才是柿树的真正主人。树下依然每天都有果皮落下,树上的柿叶却渐渐稀少。

“林红柿子繁”,层林尽染,霜降的号角声也就吹响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采收柿子。采摘柿子不仅需要借助各种器具,还需要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这时候,竹篮、竹筐、竹竿、绳子、袋子等各种摘果神器都有其用武之地,孩子们兴致盎然,也有一展身手的机会。树上树下,人们各显神通采摘柿子,小心翼翼地传递着满篮满袋的柿子。看着采收回来的成堆柿子,人们心花怒放,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柿树收成有丰歉之分,但无论大年小年,祖母也不准将树上的柿子全部采收下来,总会在枝头特意留些柿子给鸟儿们做越冬的口粮。



有人说,80后是阅读缺失的一代,但于我却没有这样的体验,只因家里有个爱读书报的父亲。我少年时代的阅读史是一部杂志阅读史。打铁匠出身、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爱读书报,家里订过各种书报。《法治文摘》《故事会》《故事林》《童话大王》《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每次邮递员送来当期杂志,家里三个小孩都要抢着读。尽管现在的教育专家说:“读书就要读名著,杂志是快餐式的文化。”可是三十多年前,书籍是极贫乏的,也没有所谓“名著”的说法。现在看来,这些“不入流”的阅读,却开启了我少年时代的阅读史。

初中时代,租书盛行,租一本一两毛钱,女生读言情小说,琼瑶、席娟……男生看读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读得废寝忘食,不免



本报记者 李想 摄

采收下来的柿子,人们都会把皮红个大个的柿子精挑细选出来。这些挑选出来的柿子果肉偏软,不适合制作柿饼,盖上稻草不用几天就能红透。尽管祖母一再告诫孩子们要耐心等待,可孩子们还是很好奇,每天放学回家,总喜欢掀开来看看方才放心。成熟的红柿绛红似灯笼,果肉绵软,营养丰富,可以为人们提供御寒的能量。“一个柿子十副药”,人们甚至认为柿子药食同源,是不可多得的秋日佳果。在闽南,同样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诙谐的民谚——霜降食灯柿,被流鼻。

挑选后剩余的柿子,连同采摘时不小心摔伤的梨果,经过去皮、曝晒、揉捏、倒籽等好几道工序,制作成柿饼。这期间即使天公作美,一个批次也需要十天半个月时间,更遑论丰年时。去皮后的柿子放在竹匾上,端到古大厝朝阳的厝顶瓦檐上,露天曝晒三天三夜,才可以进行揉捏。去皮和曝晒人人都可以参与,揉捏和倒籽一般都是祖母亲力亲为,因为一不小心果肉破裂,即便柿饼成形,也容易发霉变质,前功尽弃。

揉捏和倒籽的同时仍然需要曝晒,每完成一次流程都要重新端回厝顶。这样反复取下,端回竹匾,次数又没有定数,全凭经验,极其考验制作者的耐心。

倒籽成形后的柿饼,放进铺有当季稻草的陶罐里存放,等到柿饼能析出雪白的柿霜,就大功告成了。这时候,人们才真正喜形于色,面上含着笑。从一颗普通的柿子到一枚柿饼,过程艰辛烦琐,它既是时间、阳光、温差调和的产物,更是人们智慧、经验、技巧的结晶。祖母常说柿饼是御寒时不可多得的果中圣品,早年间河运兴盛,西溪中上游山区所产的红柿和柿饼沿晋江泛舟而下,那可是泉州一带“老饕们”秋冬必尝的心头好。

寒冷的冬夜,祖母就会从陶罐里拿出柿饼和孩子们享用。祖母制作的柿饼,色泽如玛瑙,果肉软糯甜韧,勾人馋虫。那口甜,陪伴孩子们度过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也让睡前没有刷牙习惯的孩子们人均一口的烂牙,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不过,孩子们最喜欢还是那些用梨果制作、未成形的柿饼。与红柿

和柿饼相比,曝晒过的梨果呈褐红色,果肉含汁,稍加揉捏后外糯内软,不必担心吃到苦涩的柿皮,也不用害怕那种甜入骨髓才知道的痛!吃红柿和柿饼剩下的柿蒂,祖母说是一味中药材,有生津止咳、降气止呕等药效,让孩子们要贴在墙上。冬去春来,看着墙上每人一排的柿蒂,孩子们边数边闹,也不再忌讳“笑人齿缺口狗窦大开”,咧开掉了门牙的大嘴开怀大笑起来。孩子们就这样闹着笑着,年复一年,蹉跎了岁月,荏苒了光阴,一晃就长大了!

弹指一挥间,祖母已经去世多年。没有祖母的调教,母亲“秘制”的柿饼黑而且硬,空有其名,完全丧失了柿饼的灵魂,令人食欲全无。又是一年丰收在望,母亲屡败屡战,开始忙活起来了。想想也是,有这样和美的天气,太平盛“柿”,“柿”事如意,今年,也许母亲就想“柿”成了吧!就是这点愿望一时不能实现,那也不打紧,只要望一眼那些红彤彤的柿子,心中也就有了着落。“有幸摘来咬半口,明年今日味犹甘。”那滋味想来一定十分的甜美!呵,禁不住舌尖生津了!

阅读变迁史

黄颖

也有在上课时间偷读的,藏在课桌抽屉的,掩藏在桌面课本下的,挑灯夜读的……当年中学生读小说的势头,就如现在彻夜玩手机游戏的孩子们。这样读的后果,就是成绩直线下降,家长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家里那个爱读书的孩子竟然考不及格,回家不免要吃一顿“竹笋炒肉片”。

高中因学业繁重,我几乎没有阅读,是阅读的空白期。再次拾起阅读的习惯是到大学后,到了大学才发现图书馆里的大乾坤,杂志阅览室里网罗全国各地的杂志,各种分门别类的书籍……图书馆里中文系的学生尤其多,教授在课堂上都会开出书单,但僧多粥少,图书馆的书籍供不应求,而且新书更新非常慢,这时催生了新的阅读途径——读盗版书。

大学后门口常年有一个卖盗版书的摊位,我特别喜欢购买《XX文集》,买一本顶多本,虽然字极小,纸张极薄,错字云集,甚至书籍缺页或者没有裁开页纸,得自己用小刀割开。盗版书在图书市场是被打假的对象,但这段不算短的盗版书阅读史,满足了当年囊中羞涩却对阅读有极度渴望的自己,以此打开了更为广阔的阅读视角。作家余华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盗版书,他说:“盗版在中国不单纯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在那些山寨的和假冒伪劣的产品里边,盗版书是最健康的,而且穷人的孩子们也要读书,他们买不起……所以我是从来不和盗版对抗的。”

感谢余华的宽容,不知道有多少爱书而又囊中羞涩的学子从中受益,但我肯定是其中之一。从盗版书里我认识了作家张小嫻、三毛、简媅、林清玄……喜欢上池莉、张爱玲、王朔……这些二十多年前的盗版书一直被我珍藏,大学毕业的时候通通被搬回家,结婚的时候又作为“嫁妆”搬到了婆家,一直到去年再次搬家,无处安放只能舍弃。

工作之后,我基本从网上购书,再也没有逛过盗版书摊。就像余华说的,那些年轻人当年很穷的时候,买的是盗版,到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有了收入又把正版买回家,放在自己家的书架上。

这么些年的阅读,带来的不仅仅是成长,更重要的是一次次心灵的治愈,更让我们跨过时空的限制,在别人的文字里过了一把三生三世的瘾!



沙溪坝,我心中最美的地方

洪文辉

沙溪坝是我家乡的一座小水坝,自然景观远近闻名。那时,我姨父家就在沙溪坝西南面的园南村,因此,我经常往返沙溪坝。记得当年的沙溪坝四面有大片沃野良田,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田园风光,惹人喜爱。

沙溪坝地处英溪支流沙溪上游,在石龙溪、竹子林溪交汇处,人们拦溪筑坝,引水入渠。石砌坝,坝长20余米,坝高近3米,坝顶宽1米,坝上有一座为行人铺设的“石跳桥”。溪流和缓,清波荡漾,漫过水坝,流水潺潺,悦耳动听,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乐章,让人心旷神怡。

我家后门口也有一条奔流不息的水渠,名叫旧圳,源自沙溪坝。据说这水渠原来俗称大圳沟,后来,家乡开挖了一条新水渠,名叫新圳,源自英溪上游。因之,大圳沟就改称旧圳。自此,新圳、旧圳双双成为英郡著名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那时候,渠边人家挑水浇园、浣洗衣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

段时间经常路过沙溪坝,到园南村姨父邻居家买良种孵化鸡蛋。隔三岔五,我还抱着家养母鸡到园南村找良种公鸡交配。这往返园南村的差事,让我与这一段路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每次去园南村,都是沿着旧圳渠边道路行走,过了沙溪坝,再上一段护河长堤,涉过石龙溪,穿过田间小道,就到了姨父家。一路走来,风景如画。看春花秋月,听枝头蝉儿高唱、田头蛙鸣悠扬,饱览秋收胜景,晒晒冬日的暖阳,哼着小曲儿,心里乐呵呵的。

暮春时节,行走沙溪坝,放眼望去,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瓜果满园,春风和煦,成片的稻田涌起一阵阵绿浪。远山近水,野花遍地开,成群的牛羊在溪边静静地吃草,偶尔有牧童的短笛吹响,风光旖旎,美不胜收。伫立坝上,看夕阳西下,远处炊烟袅袅,近处肩挑背驮的农人们在田地里辛勤耕耘的身影。微风吹拂,波光潋滟,鱼儿在清澈的溪水里自由自在地遨游,让我很是羡慕,心里不由自主涌起一阵

下水捉鱼的冲动。此情此景,恍然置身于一个宁静悠远的世外桃源,沉醉不知归。

沙溪坝南边,有一条护河长堤,连接沙溪坝,沿着石龙溪东岸延伸开去,长近千米。堤岸上有相思树、向日葵,还有不知名字的花草树木。深秋时节,走在长堤上,听树上鸟儿叽喳,看落日余晖撒满金色的田野,赏心悦目。扑鼻而来的稻香、花香,沁人心脾。那一朵朵向日葵,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犹如一个个金黄色的精灵在翩翩起舞,它们生长在堤岸上,挺拔而立,追逐着太阳的轨迹,绽放出温暖的笑脸,与多姿多彩的花草树木相映衬,让人心花怒放。

每逢周日,我时常与伙伴们来到这长堤上游玩,摘花、爬树、跳绳、荡秋千。一次又一次,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记得是一个冬日的早上,我约几个好伙伴相聚沙溪坝烤地瓜。那烤熟的地瓜,热乎乎、香喷喷的,大伙吃得津津有味。有人不小心抹黑了脸颊,

大家就嬉笑起来。这时,有个调皮的伙伴索性拿着焦黑的地瓜皮往他人脸上抹。这下好戏上演了,奔走追逐,从坝的这头追到坝的那头,纵使溪水溅湿了衣裳,也浑然不顾。看着伙伴们一个个脚踏坝上“石跳”健步如飞的身姿,我都惊呆了。这哪是踏石过坝,分明是轻如飞燕的轻功表演。这一幕幕精彩的画面,至今回想,如在昨天让人迷恋。

上中学后,我就很少再过沙溪坝了。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谋生,渐渐地忘却了沙溪坝。前些日子,我回乡探亲,听说石龙溪、沙溪坝经过一番整治,旧貌换新颜。沙溪坝下早已建造了公路桥,行人无需再从坝上过。坝区增添了绿化景观、党建公园。而今的沙溪坝,成为美丽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于是,我便心向往之,故地重游,去追寻童年的足迹。

旧时沙溪坝,风貌依旧在。留下了乡愁,留下了我童年的美好记忆。徜徉沙溪坝,那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



江望

陈茂金

又一次 兀自一人
对着这片静静的江水
随手抛出片片瓦砾
任它在水面叠飞
江心的渔火 远远的
漾着 在风中低垂
烟波上弥漫的些许想象
悄悄然 也在枯萎
梦境与现实
就这样迷离交错
不断地在心头扎堆
曾经的明眸
顾盼之间 早已不再生辉
甜美也只是夜夜的梦回
抬望眼 星痕似泪
不知
有谁能铺开云的心扉
有谁能突破夜的重围
那浩瀚的星河里
散布着灵魂的船队
扬起的风帆
早已断绝了人世的追随
索性 就把眼睛交给夜的黑
让一颗心在风中依洄

秋分

张西保

时令没了狂躁的心情
气温就变得温柔可爱起来

透过岁月的汗水
滴在禾苗上
把光阴染得金黄

躺在地里的红薯
都能吸足阳光
连土地的嘴角都在上扬

小草喝饱雨露
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
不再随风点头
扑在母亲的怀里进入梦乡

田里收割来的希望
在太阳底下
晒成的幸福
与光阴同宽

突然
凉爽的日子扎着堆
涌进了心房

古城秋月(组诗节选)

林秋蓉

(一)
芬馥沁脾的稻香
如波浪起伏,永恒的月光
把八闽大地轻轻拂拂
桂香亲吻稻浪,空气
谱写着一袭袈裟旋律
时光的金马车策马而来
把幸福喜悦播撒

时间的汪洋,被飒爽西风
镌凿成诗意的芳草地
院里的桂花树抖落一地星辉
它们已结满一树树
细碎碎的花儿
它们拥有充沛的生命力
传递着一阙阙含韵悠远的乐章

在我胸腔奔涌着的三万匹分行
蹄音清脆响亮,如此欣欣
也想在秋日的斧锯刨凿中
绽放动人心弦的诗篇

(二)
晚风把玉兰的最后一缕皎洁
轻轻吹拂,一枚银月
斜挂于峰巅之上
思念在暮霭中生根发芽

桂花又绽满枝丫
洒下一地沁人心脾的芬芳
草质叶片的脉络愈发强健
秋虫在浓荫处
轻轻咀嚼一阙怀旧老歌
灯下的人,将心事
细细搅入手中的思潮

番薯和花生成熟的香气
在塬上飘荡。万寿菊轻吻嘴巴
怕随风吟唱的金灿灿旋律
过于响亮。落日像句号
稻穗在夕光里挺了挺腰
用稻芒一遍又一遍擦亮牛羊
呼儿唤母的声音

一沓诗稿,被时间的利斧
透过枝叶缝隙,硌得遍体鳞伤
有时则被乡愁这柄快刀
削出仙风道骨